

烟花日和

mirror in an enigma
芬希 著



青春是一条暗流汹涌的河，
谁在岸边唱着不朽的歌？



烟花日和

Mirror in an Enigma

芬希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花日和 / 苒希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04-1759-7

I. ①烟… II. ①苒…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1660号

烟花日和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苒 希

责任编辑: 杨雪春

特约编辑: 暖 暖 林 走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封面绘图: ENO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100 1/32

字数: 150千 印张: 7.5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759-7

定价: 23.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所谓形态生活

曾经很喜欢一部美剧的某个情景，偌大的白板上满满一幅人物关系图，以一个多情的人为中心不断向外展开，后来发展到几乎把整个城镇上的人都联系在一起。

人的关系就是如此广阔且微妙。

从不觉得生活圈很大，也没有任何缘分得来不易的意识。曾经这么设想过，终该与自己有所牵连的人，应该是父母、三年的同桌、爱慕的学长；再延伸出去，是校门口冰店的老板、站台上沉默的少年。又或者，与这少年相识的某人，正是自己的同桌。

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关系圈。

只是想要让每个人都得到幸福。故事中的这些角色不该只是给予剧情力量的神秘小配角，抑或只是女主角疯狂爱慕最终却无法走到一起的对象。

后来就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承认一开始只是为了省去取名字的麻烦，而自己喜爱的字眼可以一用再用，因此后来很轻易地就能在纸上画出一个关系圈来。那些喜爱的角色，因为自己任性的一用再用，如同巧合或者暗藏的心机，慢慢刻画出了完整的人生故事。

也只是所有故事的一小段。

把这些故事给一个朋友看过，一开始并不是全部，却也能得意地对她说，看完后告诉我你喜欢谁，想知道更多的关于谁的故事，然后我再把有关他的故事告诉你。

而若能把十个故事都以这样一种微妙的形式一点一点给出去，将

是多么令人欣喜且温暖的过程。

在这本书里，你完全可以拆开来看每一个故事，它们会是完整而柔软的短篇小说。或者你再细腻一点，会发现你喜欢的角色也出现在另一个故事里，在你认识他之前或者以后，他们去接触别的人和事，然后带着这些看似毫无牵连的关系成全一种幸福。

在我看来，这样的角色才算完整。

是呀，永远都没有巧合或者缘分之说呢。这些幸福着的甜蜜着的人，其实一直在你身边。而那些你能轻易看到的喜欢着的人，说不定，也不是最终走在一起的人。

可是没关系，在这本书里，喜欢是一件私密的事情。

若在这些故事或者角色里，有一个能让你觉得相似，那么请相信，你身在这个圈子里，也成全着朋友们完整的幸福，并且逐渐在搭建属于自己的圆圈。而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时而简单快乐，时而独自寂寞，牵扯着那么多善良可爱的人，情感却终究是自己的。

再腼腆地说回来，《烟花日和》只是简单的青春故事，包含了少年校服裙摆单车白色衬衣出走爱恋等，不折不扣的，简单的青春故事。

如果这些故事能让你们突然怀念起某个人，证明他们始终没有在你的记忆里遗失褪色，那该是多么甜蜜的事情。

所以，请非常非常努力地，去完成你生活里的那个幸福的圆圈吧。

自序 所谓形态生活

Chapter six 待至明年夏 119

Chapter one 年少无花 001

Chapter seven 日光线 142

Chapter two 情信 045

Chapter eight 一米烟火的距离 160

Chapter three 烟花情事 063

Chapter nine 寻夜 175

Chapter four 猫又 080

Chapter ten 木光之月 192

Chapter five 指温 103

蘑菇后记而已

〔烟花日和〕

Chapter one

一 年 小 暑 · 年 少 无 花

原野 | 屿川 | 千亦 | 藻一

{ 01 }

屿川从厨房走出来，怕撞上头顶的帘子，习惯性地低下了头，抬头出客厅时已经看不见原野了，再望出去，才看见了阳台上浇花的影子——原野的脖子伸长了些，阳光布满了那里的每一根筋络。屿川笑着摇了摇头，在堆满衣服的茶几上腾出了点地方，放上两杯刚热好的牛奶。阳台上的原野正好走进来，像是还没适应客厅里较为昏暗的光线，眯起了眼睛，莫名地说了句：“以后早晨记得浇花呀。”

“带走它嘛。”

原野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问道：“看见那件格子衬衫了吗？”

屿川微微皱了下眉，又马上舒缓开：“那是我买的。”

“你又长高啦。”

阳台上的花被轻风挑动了细枝，细腻的馨香吹拂进屋内，严肃气氛被融化掉了，高个子男生终于忍不住轻柔笑开：“我进房给你拿。”

两人的影子像是被日光照散了些，说话的人拐进转角的房间里，而在客厅里等待的人也习惯性地喝下茶几上那杯温润的牛奶。原野抹抹嘴，干净利落地将散乱的衣服收进行李箱，再抬头看了一眼拐角处，轻微地张开口，想让里屋的人别找了，声音却消失在口腔里。

其实想说，算了别找了，那本来就是你的。

等到屿川拿着格子衬衫走出来，原野的身子已经跨出了门，听见了声响回过头来，眼睛弯下了些，像是轻叹，又像是无奈，开口道：“那……走了啊。”

风吹落那片春花，屿川眼里的原野，自此消失不见。

{ 02 }

在跨过那道门之前，原野还不是能用微笑就融化周围的人，虽然始终让人感觉舒服干净，却也净得一身少年意气。被屿川从被子里拖出来的时候会扔枕头发脾气，被强迫喝牛奶也会对哥哥臭脸一整个上午，有时候被惹怒了，甚至会吼上一句“又不想像你长得跟长颈鹿一样高”这样的咆哮。屿川总是轻轻一笑，伸手揽过原野的脖子，淡然又轻佻地回上一句：“你这家伙。”

在走出那道门之前，原野印象里全都是这样一段一段被宠爱被包容的兄弟情谊。

十七岁之前与哥哥寸步不离。上哥哥上过的学校，穿哥哥穿过的校服，学游戏里屿川会用的绝招，学着成长为一名敏锐智慧的少年。

学着学着，竟然也学到七分相似，抬头喝水的样子，低头轻笑的温柔，甚至有时候只是地上的剪影也会让原野傲然得意，他们确实有那么一点相似。

十七岁之前原野觉得像哥哥屿川，至少不是什么坏事。

升级考后，原野坚持在志愿栏填上了屿川在读的高中，这举动引来了屿川在晚饭时不时的嘲笑：“都快十七岁了，还长不大么？”

“嗯。”原野倔强地回答。

“跟屁虫！”

“我就喜欢。”原野起身将用过的碗筷扔进洗碗槽里，独自去了阳台。从里屋看出去，寂寞的夜色笼罩下来，原野穿着灰色T恤的身影溶入进去，就再也分不开了。屿川这才认真观察起原野——肩膀比之前宽了许多，从他的这个角度看出去，原野的头顶已经能和阳台外的第三根栏杆齐平了。

莫名地有些心慌，屿川顺手从桌上拿起一张广告传单，快速折出一架纸飞机，一挥手掷出去，正好砸中原野的后脑。原野怒气冲冲地回过头，皱起眉头的神态竟也有了大人般的模样。

“装什么深沉呢？”屿川恍惚了几秒钟，开口笑道。

原野弯下身，拾起纸飞机掷出阳台，白色而轻盈的飞机跟随着夜晚的清风上下起伏，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只是在想爸妈怎么还不回来。”

“果然还是长不大啊。”屿川来到他身边，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里，转身看着弟弟。

原野已经快速成长，早已超越了自己肩膀的高度。

屿川发出了轻微的笑声，一把揽住弟弟的肩膀：“别逃避洗碗啊！”

“滚蛋！”

屿川揽着弟弟肩膀的手加重了些力度，再放开来，极其自然地搭在原野的锁骨处：“那么……作为奖励，在爸妈回来之前，我们出去旅行一次吧。”

旅行目的地最终选择了日光岛，母亲生长的地方。原本只是屿川在整理旧照片时随口提的建议，没想到原野欣然接受了。这是原野成年前和哥哥的第一次单独旅行，没有太多的经费，也没有旅行的经验，以母亲为线索，倒也为此旅行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和足够简朴的路线。

原野很快就后悔了。过海，坐路程很长且颠簸的长途汽车，到达预订的旅馆时已经是傍晚了。原野一路骂骂咧咧的，到达终点时被提满行李的屿川一脚踢下了车。

屿川跟着跳下车后发现原野已经停止了唠叨，也不再往前走。跟着弟弟的目光，他看见了那栋老式建筑，并没有太多的美感，有的只是破旧。

二楼的窗户有个少年伸出半个身子，开口问他们：“是来住宿的吗？”

“订了房间了。”屿川抬头，看见了穿白色T恤的少年，他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探出了窗台，顶着上空一轮模糊的月亮，置身于昏黄的光圈中。

“用屿川的名字订的房间。”屿川补充了一句。

“房东有事外出了。三楼拐角的第二个房间。”少年晃了晃手上的钥匙，并没有对风尘仆仆赶来的两个陌生人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将钥匙轻扔出窗外后，就将身子缩了回去。

原野弯下腰捡钥匙，嘟囔道：“搞什么呀……”

他接过屿川的行李，朝大门走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问：“妈妈以前真的就是住在这里吗？”

“嗯，听说是的。”

“说不定能探听到一些秘密。”

屿川用脚踢了一下前方的原野，笑着说道：“就知道你的目的不单纯。”

两人嬉笑打闹着经过那些满是花香的过道，将行李放进简陋干净

的房间。

兄弟俩体验到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穿着夹趾拖鞋匆匆穿过旅馆的过道；第一次将洗漱用品放进借来的脸盆里，惊奇又兴奋地进入热气腾腾的公众澡堂；第一次嬉闹着给对方搓背；第一次湿着头发沿着田野小路散步回住处；第一次感受到乡村夜晚舒服的凉风和自己满足平静的心境。

“真舒服呐……”屿川抬头感叹道。

“妈妈以前肯定也和情人这样。”

“……在澡堂互相搓背吗？”屿川想了想，嬉笑着问原野。

原野用毛巾甩了下屿川的手臂以表达对这个龌龊玩笑的抗议，停顿了几秒，自己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所以……说不定在田野里也做了些什么……”

“我说，两兄弟莫名其妙总说妈妈的坏话合适吗？”

“这一次本来就是‘寻找秘密之旅’嘛。”原野无所谓地转头去看田野，忽然停下脚步，戳了下旁边的屿川，指着一株植物，问道，“有没有觉得很面熟？”

屿川眯起眼睛顺着原野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不清是什么，往前走了两步：“嗯……是什么？”

“妈妈的相片里有一大片这种花吧？”

“她最喜欢的那种？”

原野点点头，将手上的脸盆塞给屿川，跳到田地里，径直走过去。屿川想喊住他，却被那单纯的背影震撼住，低头笑了笑，心想着即使这家伙对母亲终日抱怨连连，也会跑进房里躲避妈妈的唠叨，甚

至想有一天要抓住妈妈的把柄来威胁她——不管多么不成熟和叛逆，却也还是顺从了哥哥的提议来到母亲曾经成长的趣味全无的乡下，看见了母亲钟爱的植物，这样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探寻。终究，原野还是很尊敬她的。

屿川来到原野身边，听见他说：“挖回去吧。”月光将原野的脸映得透白，柔和的目光清澈见底。他像是有些激动，微张的嘴唇里还散发出积压在体内的热气，一呼出，就欢呼雀跃地升至寂静的夜空之中。

“哈？”

“挖一株回家里种，种得活吧？”还没有得到回答，原野已经弯腰准备动手，却被赫然的一声狗叫制止住。两人转头就看见了田野边上的少年，白色的T恤，有些阴沉的脸，直直地看过来，也不说话。他身边站着一只金黄色的狼犬，不再吠叫，只是跟随着少年的目光将两眼寒光投射过来。

夏日的夜晚，蝉声鼎沸，寂静的空间更是放大了这一份燥热。两个外来的少年顶着一头还没被风吹干的头发，跳下田野，准备摘取妈妈最爱的花朵回去当礼物，冷不丁却被一只狼犬喝止住，尴尬万分。

静静对视了几秒，原野决定不予理睬，弯下身，准备将目标连根拔起。

田埂上的少年终于说话了：“有毒。”

屿川已经早一步抓住原野的手，听见白衣少年的制止，一把将原野拉远，不再允许他接近那些植物。

“那是飞燕草，全株带毒。”白衣少年如此说道。

旅馆地板上铺了两张简易的棉铺，打开窗户，兄弟俩就感觉像是睡在了夜空之下。微凉的风吹进来，夹带着花园里静谧的花香，安稳舒适。

原野回来后就没怎么说话，一直背对着屿川侧睡着，屿川感觉到他孩子般的怨气，但也没有刻意想去安慰，只觉得光是享受乡下舒适的环境，就应该能让人心情很快地好起来。

“明天戴手套去！”原野翻身平躺，终于不甘地开口说话。

“噗……”

不满意身旁嘲笑自己的哥哥，原野抬起脚不客气地踢过去，没再搭理屿川。

“如果妈妈没有从这里搬走，我们大概会在这个地方成长吧？”

“这地方有什么好的？”原野的语气里还是充满了抱怨。

“……名字好听吧。”屿川无奈地回应一句。

“人也很怪。”

“嗯。”屿川翻过身，想了想，还是对原野说，“应该找个机会跟今天那个人道个谢才是。”

窗外的繁星密密麻麻，闪烁不定，闭上眼睛就能轻易感受到的蝉鸣，此刻也像是稍作了停歇，一切都舒适安稳。假如光阴此刻也稍作停歇，两个少年大概会清晰地记着这个夜晚，他们将被子随意地盖在腹部，偶尔搭话聊天，闭上眼睛，气息平稳地感受漫漫长夜。只是他们都没有发现，彼此眉宇间各自不同的变化。

因为不认识岛上的任何人，也没有固定的行程，屿川和原野连续两天睡至中午才醒来。两人有时候在旅馆周围漫无目的地走，不接近也没太多心思理会岛上的居民，更多的时间他们只是待在花园里，发呆闲聊，看似悠闲，却总觉得缺乏趣味。

在他们决定提前返程时，遇上了岛上的烟火大会，夜晚第一次显得不那么冷清。入夜后的日光岛还没退去白天的热气，就被四处赶来的人们引发了另一番热闹。看似邈远的房东带着漂亮的太太捞起了金鱼，古怪的白衣少年皱着眉头跟在某个兴奋的少女背后，生怕她走失的样子。屿川和原野凑近热闹的人群，却不能融入他们的自娱自乐

里，更觉得一切无聊至极。

原野在被行人第三次无意中撞到后，终于忍不住发飙：“回去啦！”

“不想感受妈妈的生活啦？”

“一点也不想，明天就回去。”原野说着，眼光已经瞄上了白衣少年。自从上次田野摘花事件后，他就对对方怀有莫名的敌意。

屿川像是看出了端倪，轻笑道：“还没跟人道谢呢。”

原野还没开口回应就被人第四次撞到，这次比之前力道重了许多。他刚想发飙，却听见女子大喊的声音，有人东西被抢了，自己因为阻碍了劫匪的去路，才被狠狠地冲撞了一下。比自己反应更快的是白衣少年身边的狼犬，瞬间追了出去，跟劫匪一起消失在热闹拥挤的人群里。

原野揉了揉被撞疼的肩膀，扭头看了一眼狼犬消失的方向，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撒腿跟着追了过去。他速度太快，屿川想喊住他已经来不及，只好也上去。追逐队伍一路上被拥挤的人流冲散了好几次，几个人都是靠直觉才重新追上。夏日的夜晚带着闷热和潮湿，屿川的T恤与满是汗水的脊背紧贴在一起，他盯着原野的后脑勺，一刻也不敢放松。他不知道自己跟着跑了多久，终于冲出了人群，在稍微空旷的地方迎来了一点凉风，再想喊原野，就见他的身影已经拐进转角的树林里。

屿川追上的时候，原野正和一个陌生男人扭打在一起，受伤的狼犬倒在一旁不停吠叫。屿川立即加入，试图将两人分开，他发现原野的额头在流血，立即将他拉到身后，对着陌生人露出了少有的凶悍表情。

“小藏！”尾随而来的白衣少年看见了受伤的狼犬，很快也加入了战局。

受了伤的劫匪察觉形势不对，将抢来的钱包往地上一扔，随即钻进了树林的阴暗处。

“没事吧？”屿川转身检查弟弟的伤势，月光将原野的脸庞映衬得惨白，与额头上红色的血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屿川皱了下眉头，眼神流露出关切与责备。

原野后退了几步回应哥哥：“我没事。”再去看边上受伤的狼犬和为它检查伤势的白衣少年，想了想，扭头对屿川说：“不用道谢了吧，这次？”

屿川作势要打原野，转念一想，一把搂住他的肩膀，教育道：“你以为你力气多大。”

“跟你差不多嘛。”

“再等几年吧！”搀扶着弟弟的力道再放轻柔些，屿川又说道，“明天就回去吧。”

白衣少年转头看着缓慢离开的两人，高个子男生一把搭住弟弟的肩膀，月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巨大，像某种欲望最大限度的膨胀，而显得较为瘦弱的身影此刻也收起了往常的嚣张，变得乖巧柔和。那些光一直尾随他们，直到他们走出森林，消失不见。

那种膨胀的欲望，大概是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保护，又或者是依赖，能量巨大到似乎连夜都安静了下来。

屿川被日光晒醒，转了个身，正好和还在熟睡的原野面对面。原野轻皱着眉，皮肤上隐约可见粉红的血管，竟有几分少女般的娇嫩。额头的伤势昨晚被房东包扎得像是更为严重，小小的伤口，却在脑袋上绕了好几圈绷带，俨然成了一个上过战场的战士。屿川刚在内心感叹弟弟昨晚的行为，原野就已经醒来，眉头更皱了些，翻了个身嘟囔道：“晒死了……”

“要回去了。”屿川说。

原野抬手挡住窗外的阳光，听见哥哥的话，睁开眼睛，也没有立即回话，沉思了很久，大概想说“这可是成年前唯一的一次旅行啊”之类的话，却被那些光的温度所感染。这一切好像有些可惜又有些不

舍，可对比这两天的无趣，又觉得不适合说出舍不得这种话。原野翻了个身，背对屿川，赌气地嘟囔了一句：“还是没有发现那女人的秘密呀……”

结账的时候，房东意外地从柜台里捧出一盆飞燕草，说道：“这是阿盛要我转交给你们的。”

“嗯？”

“阿盛，住二楼的那个男生。”

原野接过飞燕草，轻轻哦了一声，又问道：“他人呢？”

“带小藏去看医生啦！哦，小藏就是他身边那只狗。”房东像是想起什么，又补充道，“他让我对你们说谢谢呢。”

原野和屿川告别了房东，走出院子，中午时分的阳光强烈得有些过分，幸好还有些风，可以缓和下周围的温度。两人并肩走着，好像是其中一个人叹了口气，气氛突然变得有些伤感。

“都是怪人啊……”原野抱着那盆从房东手上接过来的飞燕草轻叹道。

“挺好的。”

“也不知道养不养得活。”

“养不活明年再送回来。”

原野瞄了眼假装轻浮的哥哥，顶嘴说道：“要来你自己一个人来。”

屿川习惯性地搭住弟弟的肩膀，地上的影子亲密地重合在一起。他发现原野好像又长高了一些，自己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轻而易举抬手就能搭住他的肩膀。心里某个东西沉下去一点，莫名的恐慌蹿了出来，屿川沉默了许久，才决定不理睬那些没有来头的心慌，嘲笑了原野一句：“不一起来吗？不是还没发现什么秘密……”